



山沟里的接生员

(独幕话剧)

舒 慧 作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(独幕话剧)

山溝里的接生員

舒 慧 作

通俗文艺出版社

時間 夏季

地點 偏僻的山村

人物 金素芳——二十三岁。

徐 力——十九岁。

王洪生——二十四岁。

鮑大娘——五十岁。

赵大爷——五十二岁。

布景 这是某山村的妇幼保健站，一个普通的土筑房間：牆是用白石灰刷过的土牆，牆上貼有：“为提高母子健康而努力”的标語及妇嬰衛生知識圖。还挂着几个記事本子。地下置桌凳等物。另外靠牆置一药箱，以及接生用具等等。舞台右侧有門，挂一白色布帘，此門通里間。

〔开幕时，已近黄昏时候。金素芳把檢查完的孕妇們送走，站在門外和她们摆手，說着“再見”，外边有群妇的回应。等她們走远啦，金素芳回到屋里，把牆上的記事本，拿起来要写；但天已黑了，她站起来去点灯。

金素芳：（自語）这一天过的真快，不知不觉的就黑天啦。（点灯后坐下来写字）

〔赵大爷叨个烟袋，手里拿着几根新摘的黄瓜，走进門来。

赵大爷：老金，你还写哪！

金素芳：赵大爷来啦，坐吧！（没抬头）

赵大爷：老金啊！不是我这个老头好管闲事，我若看见不对头的东西，是非管不行。

金素芳：那好啊。

赵大爷：那好啊，那好啊，（正經地）我今个看出你这 件事就不大对头。

金素芳：（一楞）对我有意见啦？那你老就说说吧！

赵大爷：你头不抬，眼不睜的干了一天工作，可是你忘了一宗大事。

金素芳：（摇头）什么事呢？是不是我答应去 给 誰 家 接产，我忘去了呢？也没有哇。

赵大爷：你那脑袋里，整天竟想人家的事，把你自己的事全忘啦！

金素芳：我自己的事？

赵大爷：是啊！

金素芳：我自己有什么事？

赵大爷：晌飯你吃啦嗎？下晚飯你沾嘴边了嗎？

金素芳：哈哈……

赵大爷：还笑呢。

金素芳：我也慣啦，有时侯一忙就忘吃一顿。赵大爷，你这么一提不要紧，我真餓啦。（忙把白衣服脱下）社里剛 鏟完头遍地，大伙都趁着这机会来检查。过晌的时候，外溝的也赶来啦，我一着急，真就把晌飯給忙忘啦。

赵大爷：（长叹口气）工作要紧，身体也要紧。本来你们这工

作就不分黑天白日，没个早晚，你把身体累垮了，这些孩子媽可怎么办？你要再这么的，我可就不答应你。

金素芳：（笑）好，好，我一定記住。

赵大爷：（拿出黄瓜）嗯，快去吃飯吧！你不是喜欢吃黄瓜蘸大醬么？給你。

金素芳：（接过）赵大爷，你真惦记我。（走到門口又轉回来）不行，等会再去。

赵大爷：怎么还等一会？

金素芳：徐力回来我再去，屋子里不能离人啊。

赵大爷：等她回来得啥年月。你们这位徐小姐呀，咳，满身是刺，今兒个吃飯时候和老王头又吵起来啦。

金素芳：因为什么？

赵大爷：飯里有砂子，偏偏叫她碰上了。說老王头不講衛生，要給厨房挂面白旗。老头一听来火啦，你一句他一句就頂起来啦。

金素芳：她剛来还没呆服，对山溝的事看不慣，大家伙要多担待些呀。

赵大爷：依我看她根本没安心在山溝呆啊！老金，你先去吃飯，我給你看会門。

金素芳：那好吧。我先謝謝你啦！（下）

赵大爷：（贊許地）老金对工作真是头排！

〔徐力身穿花裙，脚穿皮鞋，手提一花布口袋，高兴地跑上。〕

徐力：喂，赵大爷你在这。你聞聞这有多香！（把布口袋送到

赵大爷跟前)

赵大爷：你要这么多香草干什么？

徐 力：在城里买都买不到，我呀，拿回去装枕头。（嗅）真香。

赵大爷：噢——这是预备出门子的呀！

徐 力：啥呀？赵大爷。

赵大爷：你看看，我咋没脱老金呢？

徐 力：（看里屋）噢！老金哪去啦？

赵大爷：忙活一天啦，才抽空去吃饭。

徐 力：谁也没闲着。

赵大爷：我今个就没干啥。

徐 力：今天晚上我要值夜班。白天我公休。

赵大爷：啊，又轮到你的夜班啦。

徐 力：（脱鞋看脚）噫哟！这破山沟真糟糕。我到后沟去要香草，把脚都磨破啦。

赵大爷：（抬起自己的脚）这也真是怪事，我这脚它咋磨不破呢？

徐 力：你穿的什么鞋。

赵大爷：可你穿的那叫什么鞋？皮鞋呀走不了山道，这不是成心让脚吃苦吗！

徐 力：这叫什么地方，真讨厌。你瞧，皮鞋都给踢破皮啦！

赵大爷：这就怪你自己啦，是你往石头上踢的，可不是石头

道踢你的皮鞋呀。

徐 力：这地方簡直不能呆，什么也穿不出个好来。这些人也是沒見過大世面，穿件衣服像看西洋景似的。到哪都不敢坐炕，那孩子竟往身上抓搔，真讓人發煩！

赵大爷：噯呀呀！說的咱这山溝連半分錢也不值啦。

徐 力：这个鬼地方，一輩子不来也不想，甚至娱乐也沒有。戏看不見，新电影也不演，連舞会的音乐都听不見，別說跳舞啦。

赵大爷：噯呀！你还不知足啊！早先我們別說看电影，就連飯也吃不飽哇。这几年你瞧瞧这电话綫都架上啦。你再瞧瞧咱們那改修的俱乐部，逢年过节都演戏；年輕人还要跳舞，县里的电影队，又常到咱溝来演电影。我这老头子都愈过愈高兴，等待过社会主义生活。（生气地）可是你管我們这山溝叫鬼地方？这是个好地方，瓜果，药材，什么沒有。你沒呆上兩天半，就瞧不起这个山溝，真讓我对你有意見。

徐 力：哟！这老爷子教訓起我来啦。

赵大爷：我这是沒拿你当外人，若不然，請我說我还不張嘴哪。

徐 力：（去到药櫃里找紫酒上脚）紫酒哪去啦？（翻找）真糟糕，都用完啦。这叫什么保健站？哪有个医院的派头？还不如人家机关的医务所，要啥沒有啥。除了紅药水就是二百二。（弄洒了药水）

赵大爷：你，你这是發瘋啦，把这么多葯水都弄洒啦？

徐 力：这算了什么。

赵大爷：算不了什么？金素芳剛来那年正赶上歉收，她都餓着肚子，把薪水留下来自己配点葯。你看你！弄洒了葯水，像潑凉水似的。

徐 力：天下就一个金素芳，那誰能比的了。

赵大爷：那呀，那真是沒比的。

徐 力：（学赵大爷的声音、神情）老金那真是沒比的，六年光景，給咱山溝揀了三百六十上下孩子。光給我們家就揀了三个胖孙子和一个孙女。（捂着嘴笑起来）嘻嘻嘻……你这些話，我都背下来啦。

赵大爷：这是实情嘛！那年她才十八岁，背个小行李卷爬山越嶺的就来啦。那时候哪有这么好的保健站哪！

徐 力：对啦，对啦。（学赵）剛来的时候，妇女們誰也信不着，小黄毛丫頭会揀孩子啦。沒地方住，就把她按到供销社的櫃台上去住。白天行李卷搬下去，晚上再搬上来……嘻嘻嘻嘻，对吧？

赵大爷：不用笑，若叫你，早跑啦。可是金素芳那时候就沒怕困难，天天去找妇女們串門开会，苦口婆心地講新道理。有一回……

徐 力：（不爱听）得了，得了。这些話你和我說过也有十遍啦。

赵大爷：我这还不过和你剛說个小帽兒。老金的那些事够編

本書啦。妇联同志来跟我整整唠一天还没唠完……不是她忙着走，我还得說几天哪！我告訴你，說不定素芳要当模范哪。

徐 力：在这破山溝呆一輩子也沒个出息，早晨看不見太陽出，晚上看不見太陽落，搞我們这行的，在山溝一蹲，你就是累死，也当不了个模范。

赵大爷：你可別那么說。

徐 力：我早就看透啦。噯，赵大爷，今天乡邮怎么沒有来？

赵大爷：来啦，我还給你們拿来一封信哪。

徐 力：（高兴）一定是他来的，快点給我！

赵大爷：你別催，讓我想想放到哪啦！（各处乱找起来）

徐 力：（帮他找）放在哪兒你还忘啦。真糟糕，急死人啦。

赵大爷：你可急个啥？我們一年到头沒有一封信，也沒像你急的这样。

徐 力：噯呀！你知道什么，这信有重要的事情啊！

赵大爷：誰来的信那么重要？

徐 力：（机密地）赵大爷，我跟你說件事，可不許你当外人說。

赵大爷：放心吧，你赵大爷嘴可严啦。

徐 力：（小声地）我最近可能走。

赵大爷：到哪去？

徐 力：調县里去啊。

赵大爷：你是不是要出門子啊？

徐 力：你認識不認識县城一区的王区长？

赵大爷：你这話說的，那再熟不过啦，原先是我們这区的。

那小伙子可好啊！你要找对象找上他，算是長住眼珠啦。

徐 力：他呀，是个好干部，我估計一定能把他提升到县委会去。我們要結婚，那一定会把我調到县医院去。那时候哇，我就跳出这山溝啦。

赵大爷：哈哈哈，是这么回事呀！

徐 力：赵大爷，你可得給人家保密，誰你也不許告訴。

赵大爷：好，好。

徐 力：这封信一定是他来的，准是告訴我这件事，你看这有多重要。赵大爷，快点給人家找吧！

赵大爷：（翻一陣后，却坐下来）噯呀！

徐 力：你怎么还坐下啦？好大爷，快点給我找找吧！

赵大爷：你先別逼我，讓我想想……

徐 力：那你就想吧！

赵大爷：（想起）咳，有啦，有啦。

徐 力：你可想起来啦！

赵大爷：累的我找这半天，哪能那么容易就給你。

徐 力：我送給你一斤好烟。

赵大爷：你可倒真大方啊，就憑这句话，也得快給你。（由怀里掏出来）本来还在怀里揣着沒拿出来，讓你一催我就

情啦。

徐 力：（急忙搶過去，剛想去拆口，一看不是自己的，敗興地把信丟在抽屜里，然後生氣地坐下來）真別扭，今個竟遇見倒霉的事。

趙大爺：這封信關了半天不是你的呀？

徐 力：（沒好聲地）啊！

趙大爺：真是熱得快，涼的也快。

（金素芳吃過了飯，匆匆地回來了。）

金素芳：今晚上悶熱，看樣子要下雨。

趙大爺：陰得挺沉。

金素芳：（見徐力呆坐）又在想什麼？

徐 力：有啥可想的！（遞眼色不叫趙大爺說）

金素芳：我告訴你個好消息！

徐 力：得了吧，別逗啦！咱能有什麼好消息？

金素芳：二嘎上縣回來說，王區長要來啦！他一定是來看你。

徐 力：（高興）二嘎親眼看見他啦？

金素芳：嗯。

徐 力：趙大爺，怪不他不來信，原來是他要親自接我來呀！

趙大爺：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）真是熱得快，涼的也快呀。這回我也應該走啦。

金素芳：呆會唄。

趙大爺：不啦，我上隊里看看明天出不出車。（下）

徐 力：（推開窗戶往外看）陰得這麼黑！連那棵大樹都看不見了。

金素芳：（追她）你就望着這條道吧，若來也就快到啦。

徐 力：金姐，是一陰天山里的狼就愛往山下跑嗎？（遠處
驢叫聲）噯呀！叫得多難聽。金姐，你遇到過狼嗎？

金素芳：遇見過。有回我上北溝去接生，那天也是像今天晚上這樣，天上一顆星星也沒有，伸手不見掌，我爬過一道嶺，又過一道嶺，走得滿頭是汗，眼瞅就要到村里啦，就听后邊噹噹的……

徐 力：（靠近金素芳）吓死人啦！

金素芳：我想一定是狼，心里就核計：往樹上爬吧，我又怕它追上。我緊走它也緊走，我慢走它也慢走，我站下它也站下。後來，我才想起來，用電棒晃它呀，它一見亮就吓跑啦。說實在的狼也怕人哪。

徐 力：（關心路上的王洪生）金姐，他現在能走到哪？不會遇上狼吧？

金素芳：不會的。再說王區長是在山溝里跑慣了的，你放心吧。

徐 力：他可別忘帶電棒啊！（着急）真糟糕，要來為啥不早點來！

金素芳：不要緊，區里的這些同志，走黑道像玩似的。王洪生在這區那時候，是生產委員，經常在夜里赶路。

徐 力：听他說，你們早就認識。

金素芳：老同志啦。

徐 力：（猜想）他也許住在別村啦。

金素芳：不會的。

〔徐力呆在一旁。少頃，遠處傳來一陣歌聲，以及清脆的鞭哨聲，
力高興地跳起來。〕

徐 力：金姐，一定是他。（忙把身子探出窗外喊起來）洪生！
生！

〔外邊傳來答聲：“我不是接生的，我是小五，上山找羊去啦。”〕

金素芳：是小羊倌。

徐 力：（急）急死人啦。

金素芳：不要着急呀，他早晚会赶来的呀。

〔王洪生敲門而進，穿得很朴素，手提一包。〕

徐 力：瞧你，怎么才到啊！

王洪生：我到乡政府呆了一会就跑来看你，这还晚吗！呸

金素芳：把徐力急坏啦！怕你遇上狼。

徐 力：得了吧，我才沒急哪。不过，真没想到你会来。

王洪生：我到这来，是昨天才决定的。

金素芳：我去給你燒點開水來。（下）

徐 力：外面陰得这么黑，你还敢騎車子，摔了怎么办？

王洪生：你看你，又怕我讓狼吃了，又怕我摔了；那我
不來啦。

徐 力：你怎不早点来？

王洪生：这山溝我是熟道，閉眼睛也摸來啦。

力：看你襯衣都濕透啦。

洪生：不要緊，風一吹就干啦。

力：聽說你來……我真高興啊！

洪生：（由懷里掏出像片）我也高興啊！來，你看看咱們照的這像片，還不錯吧？

力：（看）還好，就是咱倆離得稍遠一點。

洪生：（把包拿來）我今個到百貨公司，物色點禮物……

力：噢，還帶禮物來啦！

洪生：你猜猜這是什麼？

力：一定是條料子褲子。

洪生：我真想买料子褲子，後來一想還是买点更有意义的東西吧。

力：那麼，是雙皮鞋？

洪生：（搖頭）不對。

力：那也許是條花紗巾吧？

洪生：這些我都想過了，我最後還是決定給你買件在工作上最需要的東西，你瞧！（打開包拿出雨衣）你喜歡嗎？

力：（不怎麼滿意）還好，就是雨季一過就沒用啦。

洪生：我想你雨天出門，穿著輕便。再看這個保你滿意。

力：書？

洪生：這本書老金很早就托我買，縣里沒有，最近特意求人從省里給捎來的。這本“助产学”對你們用處大啦。我買了兩本，這本給你，這本送給金素芳。

徐 力：（翻看）多少錢？

王洪生：不貴，才兩塊多錢。

徐 力：噯喲！還不貴呀！

王洪生：只要对工作有用处，这点錢算什么！我也买来了一些書，不學習不行啊。

徐 力：（笑）还是你大方。洪生，你的工作怎么样了？

王洪生：我沒想到会这么快，你看也沒来得及和你商量。

徐 力：你要調动工作，我早就算就啦，我非常滿意。

王洪生：不一定吧？

徐 力：不，我一定很滿意。

王洪生：假如我的新职务沒有現在的名头大，有的人認為是降了級，甚至会說些閑話，你又怎么样？

徐 力：噯呀！看你的顧慮真多呀。老实說，我爱的是你，又不是地位。

王洪生：（高兴地拉住她）徐力，你真是我的好爱人。来！（拉她坐）讓我来告訴你一件高兴的事情。

徐 力：我知道。

王洪生：今后我們可以在一起了。

徐 力：这我早就想到了。

王洪生：我們在一起工作，可以互相鼓励，互相學習。这样我們会更加了解，虽然咱倆認識不久……我相信咱倆会处得更好，彼此进步得会更快。

徐 力：（高兴地）洪生，每逢假日我就想，若是我們在一

起，那該有多美呀！这回可好，我們的希望實現了。

王洪生：真沒想到你会这样支持我。

徐 力：我真感謝你呀！

王洪生：感謝我？你可真会鼓励我呀！你知道我們区里有不少人因为調到乡里来工作，遭到了老婆的反对，就連丈母娘也跟着驕笑。說什么沒出息，愈干愈回松，降級啦，弄得吵吵鬧鬧的。这些人也难怪，在旧社会中遗留下来的坏思想在鬧鬼。他們認為当官就得發財，享荣华富貴，步步高陞，光宗耀祖，高高在上。他們不懂得我們为人民服务的道理，只要对人民有益，哪管它山溝还是城里；哪怕它冰天雪地，哪里需要我們建設，我們就到哪里去！

〔徐力用惊奇的眼光望着王洪生。〕

王洪生：徐力，你不但是我的好爱人，还是我的好同志，我有了你真是太幸福了。（望着她的眼睛）

徐 力：（她推开他）你說什么？

王洪生：我說張組委調到乡里……

徐 力：你，你哪？

王洪生：怎么，說了半天你还不知道？

徐 力：（失望地）你也調乡里来啦？

王洪生：（楞住）是啊，我調回这乡来啦。

徐 力：現在已經批准啦？

王洪生：我就是来接工作的。

徐 力：这简直把我弄糊涂了。我还以为……以为，咳！

王洪生：（惊讶）徐力，你这是怎么的啦？方才你不是满高兴吗？

徐 力：（无力地）我还以为，你是调县里去了呢。

王洪生：（大惊）啊！（坐下）不！你不会不同意的！

徐 力：（哀告地）洪生，我求求你。为了我，也为了你自己，千万不要到乡里来工作。

王洪生：徐力，难道你真的不同意我回乡工作吗？

徐 力：我以为你会提拔到县里去，没承想你会自愿到这破山沟里来。

王洪生：（明白）原来你也是不同意呀。

徐 力：难道你想叫我在山沟呆一辈子吗？（委屈地）我本想你会提升到县里，我们结婚以后，我也被调县医院去。可你这么一决定，我的计划全完啦。

王洪生：我真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你说的，我更没想到你会这样。

徐 力：洪生，你听我的话吧！山沟里真没什么留恋的。工作又忙又累又苦。我担心你的身体会累垮的。工资又低，条件又坏，事情又不好办。我真不明白你会自愿到这里来。

王洪生：徐力，难道工作是为了个人享受吗？你让我寻找好环境，眼瞅着让别人建设山村吗？

徐 力：这些我懂。可是这里有具体问题啊！我希望你好好